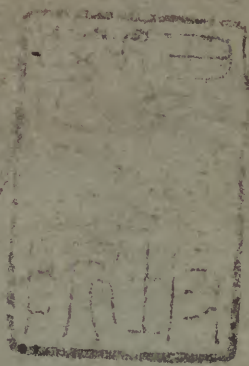


# 鹽鐵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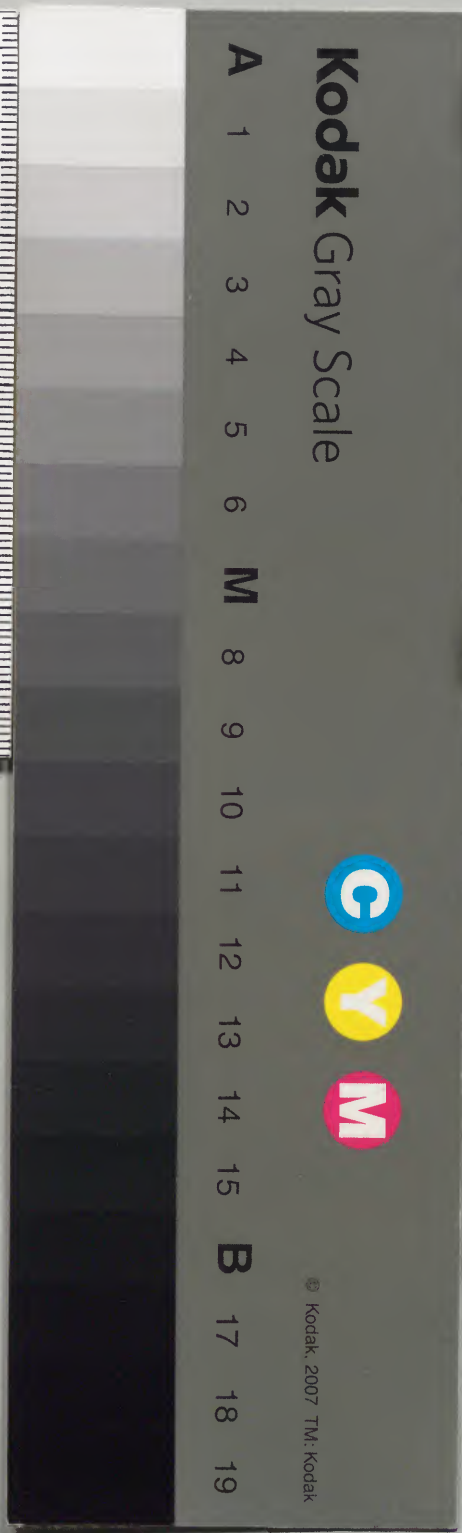
七又八



		五	漢
	二	二	書
六	七	〇	門
册	架	函	類

庫文閣內			
二	五		漢
九	二		書
八	二		
函	四		
五	六		
架	册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24
冊數	6	( 4 )
函號	298	45





鹽鐵論卷之七

淺草文庫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刺議第二十六

丞相去聲史曰山林不讓椒桂以成其崇君

子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故多見者博

多聞者知去聲距諫者塞專已者孤故謀及

下者無失策舉及眾者無頓功頓壞也。權

王之舉事必先議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聖 菁龜。自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



統一作天

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  
 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  
 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  
 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  
 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  
 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  
 必得統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  
 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  
 業廢功東野鄙人曰泰山不讓礫石江海  
 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故布衣皆得風聲議何況士卿  
 之史乎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暄上者以  
 為宰士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公羊傳曰宰者何官

也。咺者何名也曷也孔子曰雖不吾以吾其  
 為以官氏宰士也與去聲聞諸侯僕雖不敏亦當傾耳下風攝  
 齊音勾指受業經於君子之塗矣使文學  
 言之而是僕之言有何害使文學言之而  
 非雖微丞相去聲史孰不非也  
 文學曰以直輔人謂之忠以邪導入謂之佞  
令尹子西曰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  
 也夫音怫音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  
 士也孔子曰大夫有爭去聲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韓嬰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  
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  
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冷

子處宰士之列。無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  
能匡順流。以容身。從風以說。悅上上所言。則

苟聽上所行。則曲從。若影之隨形。響之於聲。  
終無所是非。夏侯玄曰。夫和羹之美。在於合  
實。此琴瑟  
衣聲也。衣儒衣冠。而不能行其

道。非真儒也。譬若土龍。文章首目。具而非龍  
也。葶歷似菜。而殊味。玉石相似。而異類。汜論  
曰。夫

亂入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藤。蕪也。  
此皆相似。故劍工感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  
能名其種。玉土眩玉之似。碧盧者。唯倚頓不  
失其情。魏文侯曰。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  
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子非孔  
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子非孔  
氏。執經守道之儒。乃公卿面從之儒。非吾徒  
也。冉有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鳴  
鼓而攻之。可也。故輔桀者。不為知。去聲為桀。斂  
者。不為仁。丞相去聲史默然不對。

利議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



未安故使使去聲者舉賢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殊議異冊虛心傾耳以聽庶幾云得諸生無能出奇計遠圖勾奴安邊境之冊通作明枯竹守空言不知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膝癢而搔背辯訟公門之下訕訕凶音不可勝升音聽訕訕衆言也如品即口以成事此豈明主所欲聞哉

文學曰諸生對冊通作殊路同歸指在於崇

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道匡當世之失莫不云大平雖未盡可宜信宜略有可行者焉執事闇於明禮而喻於利末沮事音議計利籌冊通作以故至今未決非儒無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荏亂真者也文表而柔裏亂實者也文學衰衣博帶竊周公之服鞠躬踧踏竊仲尼之容議論稱誦竊商賜之辭刺譏言治過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去聲



志小萬乘去聲及授之政昏亂不治故以言  
 舉人若以毛相去聲馬仲尼弟子傳曰孔子  
 宰予以貌取人失之矣子羽道應訓曰秦繆  
 公請伯樂曰予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  
 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  
 馬者絕塵弭轍固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  
 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  
 儻纏采薪者九方堙此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求馬三月而反  
 報曰已得馬矣在於妙丘穆公曰何馬也  
 對曰牡而黃使入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  
 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予之所使求者  
 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  
 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  
 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

精而忘其糶得其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  
 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  
 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此其所以多  
 手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此其所以多  
 不稱去聲舉詔册通作策曰朕嘉宇內之士故  
 詳延四方豪俊文學博習之士超遷官祿  
 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  
 舍其車而識其牛貴其不言而多成事也  
 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  
 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  
 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斃負長者寬曰  
 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  
 吳鐸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殺稱



訓曰。吳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燦。許慎曰。鐸大鈴。出於吳也。叢談曰。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通。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厚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不可磨也。斯鵠押鵠且夜鳴無益於明。王父鳴鵠無益於死。鵠鵠渴鵠也。詩或惡之。鳴急且也。增韻曰。鵠鵠求且之鳥。形似鷄。晝夜常鳴。陸佃曰。怪鵠其鳴即雨。為絲可以聚眾鳥。一名隻。非有司欲成利。狐晝無所見。夜即飛也。

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牽於

間音閑言者也。

文學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竊周公之服。有司竊周公之位。文學桎音只梏音谷於舊術。有司桎音只梏音谷於財利。主父偃以舌自殺。有司以利自困。夫扶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萬人。非舜為相去聲不能用。雜事篇曰。顏淵侍魯。定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







者以其首攝多端迂時而不要也攝引故秦王燔去其術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秦紀曰李斯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藏詩書百家語請守尉雜燒之虛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乃安得鼓口舌申顏潘生曰儒林填於坑眉預前論議是非國家之事也

文學曰國有賢士而不用非士之過有國者之耻叢談曰士橫道而偃四肢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其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

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椁五寸之棺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况乎位天下之本朝湖音而施聖王之德音教澤乎今公卿處尊位執天下之要十有餘年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私家累萬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

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昔者商鞅相去聲秦



後禮讓先貪鄙尚首功務進取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一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  
二十等以戰獲百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司馬貞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為首功之國也無德序於民而嚴刑罰於國俗日壞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謝天下當此之時亦不能論事矣今執政患儒貧賤而多言儒亦憂執事富貴而多患也大夫視文學悒悒而不言也悒悒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夫扶音辯國家之政事論執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難罷鹽鐵者非有利也憂國家之用邊境之費也諸生閭閻音爭去聲鹽鐵亦非為去聲已也欲反之於古而輔成仁義也二者各有所宗時世異務又安可堅任古術而非今之理也且夫扶音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懷臧之來遠方使邊境無寇虜之災租稅盡為諸



生除之。何況鹽鐵均輸乎。所以貴術儒者。貴其處謙推讓。以道盡人。今辯訟愕愕。然無赤賜之辭。而見鄙倍之色。非所聞也。大夫言過。而諸生亦如之。諸生不直謝大夫耳。

賢良文學皆離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稱。以逆執事。夫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于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

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故求道者不以口。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恃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韓非子曰。夫良藥鹹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故愕愕者。福也。譏譏者。賤也。林中多疾風。富貴多諛言。萬里之朝。日聞唯唯。而後聞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藥。鍼針石。正諫篇曰。趙簡子有臣曰。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罪。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諸葛恪曰。良藥苦口。惟病者能其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大夫色少寬。面文學而蘇也。貌不安也。

丞相去聲史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

公孫鞅曰。窮巷多曲。曲學多辨。文學守死。渣滓之語而終不移。夫扶音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以近世觀之。自以旧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食貨志曰。文景之時。屢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



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賈朽而不可救。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犝牝者。槓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以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至。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盧車服。僭上亡。世人有言。鄙儒不恨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如都士。**鄙美也。都者。鄙之對也。左傳曰。都乎鄙。蓋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故謂之鄙。相如。傳云。軍從甚。都是也。邊城所居。最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豪。故其閭閻各齷村陋之狀。出故謂之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似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文學皆**

出山東希涉天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久

顧分明政治識之事故所以然者也顏師古曰

賢良曰夫音扶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

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

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既異世亦即閔

天太顛而已班固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

隋湯武之至龍行虎變卒從風雲征亂伐暴

廓清帝宇八載之間海內克定遂荷天之衢

登建皇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

雄俊之封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



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蕭曹樊鄴，滕灌之屬，謂鄭侯蕭何、平陽侯曹參、舞陽侯樊噲、曲周侯鄴商，禹出西羌，文王汝陰侯滕公，穎陰侯灌嬰也。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載叔鸞傳云：大禹生西羌，帝王世紀蜀之廣柔縣，石紐村。今之石泉縣也。石紐村，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時有五色霞氣。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余氏解云：周自古公遷于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也。地與畎夷近，故曰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才，負迭羣之任，迭，通作軼，相過也。出入都市，且不知返。

數然後終於斯，斯音斯役而已。僕雖不生，長音京長掌京師，才駕奴音下愚，不足以大議，竊者以聞。閭里長掌音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音醜，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音洛之聞，出無佚音遊之觀，行即負羸，音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又安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虧亂至治外障音青山海內興諸利楊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科適微細並行不可勝音載夏蘭之屬妄搏音王溫舒之徒妄殺殘吏萌起擾亂良民平準書曰縣官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江充傳曰上拜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今下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食貨志曰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益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遺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為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咸宜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充等誅滅殘賊以殺所戒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



故百官尚有殘疾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紅音工難成而易弊。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音子。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衣十鍾。常民文杯音壞。畫案音壞。几席緝踏音牒。婢妾衣紈履絲。匹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蹋音達鞞音乘。乘來抱插。躬耕身織者。寡娶音要。要音古。腰音字。歛音古。作音本。臉音從。容傳音白。黛青者衆。無而為有。貧而強音巨。兩音切。夸音文。表無音裏。紈袴音禪。

泉音徒。裝音生。坐不養音去。死厚音葬。送死殫音丹。家遣女音滿。車富者欲過音貧。者欲及音富。者空藏音去。貧者稱貸音是。以民年急而歲促音貧。即寡耻音乏。即少廉音此。所以刑非誅音惡。而姦猶不止也。反質篇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說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細。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無為姦邪者。未嘗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止不音禁。伎功則國貧。民後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音為。邪音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音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生不塞其本。



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故國有嚴不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蟻。平。方言曰。蛟。蟻。齊謂之。音聲入耳。秋風至。而聲無者生。無易。出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

君臣之危也。

孔子世家曰。孔子云。弗乎弗乎。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乃因史記作春秋。止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一公。據魯親周。故隱運之。三代見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諱之。曰天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子。踐土之會。實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削則削。後世知丘者。以春秋。亦以春秋。夫扶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



比于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音汚勞人若斯之  
 急安能默乎。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  
 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令狐茂曰。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  
 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詩云。憂心如惓。不敢  
 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文  
 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  
 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修務訓曰。孔子  
 無墨突。墨子無煖席。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  
 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  
 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蓋聞傳書曰。神農惟  
 悴。堯瘦臞。舜黓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  
 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

班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班。夫德不得  
 後躬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  
 之治。栖栖遑遑。孔  
 席不煖。墨突不黔。大夫默然

丞相去聲史曰。願聞散不足。

賢良曰。宮室輿馬。衣服器械。裘祭。食飲。聲色  
 玩好。去聲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爲之制  
 度以坊之。古防之。秦族訓曰。良匠不能斷金。巧  
 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埴埴而爲器。窳木而爲  
 舟。鑠鐵而爲刀。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  
 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  
 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  
 悲哀之性。故有哀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







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復井幹。熒井刻花彫文。雕鏤。置其中也。雕文檻修文章也。璽璽音憂壁飾。古者衣服不中去聲制。器械不中去聲用。不粥於市。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量。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周樹不亂。正色。不粥於市。姦色。今民間雕琢不中去聲之物。刻畫音壞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錡音提。追人奇蟲胡姐。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

行則服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駢音駢駢音駢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音扶一馬伏櫪。當去聲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耆老而後衣去聲。絲其餘則麻。泉音徒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泉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音扶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紵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繪音會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緝繡羅紈。中者素綈音啼。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







在天子。今在匹夫。宋世家曰。紂始為象箸。箕  
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環怪之物。而御之。與焉  
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韓非子曰。昔者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  
銅。必將犀玉之杯。象箸。必不加於土。則  
必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  
則錦衣九重。廣室。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  
其始。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古者燔黍食稗而  
燂。畢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  
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  
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  
重疊。燔炙滿案。臠如鼈膾。腥麇卵鶉。音  
純。鶉。音  
晏。

詩曰晝爾

橙拘飴音鱧音醢音醢音海醢音衆物雜味。古者庶  
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非臠。非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  
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  
乏日。古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臠臘祭  
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  
故不殺犬豕。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  
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刑  
不食珍。今閭巷縣伯。阡伯。屠沽無故烹殺。



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音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去聲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月令曰：孟春之祀，竈。中央祀。中，靈。孟秋祀，蓋無出門之祭。今門。孟冬祀行。謂之五祀。富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去聲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

希。今世俗寬於行去聲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媿音慢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馳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去聲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頌音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音之寢，牀音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



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繡幃幄。塗屏錯跗。音去  
中者錦綈。提音高張。采畫音壞丹漆。古者皮毛草  
蓐。無茵席之加。旃音藹音之音美。及其後大夫  
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  
藹。音各音蘧音蓀音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  
露林。中者獾皮代旃。音闕音坐平莞。古者不  
粥。絀音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  
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作業墮怠。食  
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脂音馬脰音。啖煎魚切肝。

羊淹雞寒。蜩鳥駱日。蹇音捕庸脯。脯音而羔豆  
賜。驚音贖音憤音鴈羹。自鮑甘瓠。熱梁和炙。古者  
土鼓。凶音塊音枹音。浮擊木拊音石。以盡其歡。明堂  
土鼓。黃。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齊。俗。訓。曰。古  
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于。戚。奮。羽。旄。以  
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及其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  
彈箏鼓缶。音浮音去音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  
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  
鄭僂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音。即周足以

禮記卷之七  
三十一



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

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

周於槨。反壤樹之哉。齊俗訓曰。古者非不能

竭國靡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以爲

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槨。骨肉也。故葬。葬足

以收。欲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之野。尚不變

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

之分。通乎後。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棺不斲。卓

儉之適者也。

今富者繡塋題湊音膝題湊。棺

中者梓棺椁

椁。貧者畫荒衣袍。繪囊緹音提橐。古者明器有

形無實。示民不用也。檀弓曰。孔子曰。之。死。而

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

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

等筮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龔籥。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仲。憲。言。於。會。子。曰。夏。后。氏。用。明。器。

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

兼。用。之。示。民。疑。也。會。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

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

爲。而。死。其。親。乎。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

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

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

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及

靈。者。善。謂。爲。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及

其後則有醯醢音希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

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音遙

吏素桑椹音桑上。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桐人

衣去聲。紃音九。緇音提。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



無檀宇之居。廟堂之位。易曰。古之葬者。厚衣。封不樹。表。期無。數。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聲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音思。顏師古曰。眾。謂連闕也。以覆重。刻垣。牆之處。其形眾。眾然也。劉熙曰。眾。復也。思。思也。言臣將請事於此。復思也。蘇鶚曰。按眾。思。以四。是形。不思。是聲。眾。浮也。思。絲也。謂繖。絲之文。輕。疎。浮。虛之。貌。蓋宮殿。簷。戶之間也。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謔。曲禮曰。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

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音至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音記象珥。音二封君夫人加錦尚。襲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環珮。中者長裾交禕。揮璧端簪珥。音二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止。



子游曰。有亡鳥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姊妹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年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

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自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行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聲。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雜事篇曰。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者年二。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



養士安有土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  
 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  
 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幰錦繡隨  
 風飄飄而獎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  
 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  
 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古者  
 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  
 臣妾各以其時共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符  
 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民為子一夫不耕天  
 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一夫耕百  
 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  
 之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  
 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  
 觀之人固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  
 不可恣也

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  
 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垂拱言晏安無事古者親近  
 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  
 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  
 食百姓或且暮不澹古瞻蠻夷或厭酒肉黎  
 民泔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  
 菲草芟音枝縮絲尚草而已及其後則蒸音其下  
 不借鞞音漫鞞音低革為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



使容純九音裏糾巡音下。越端縱綠中者鄧里間  
 作。削快音苴蛆音秦堅婢妾韋香絲履走者茸戎音  
 芟技音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  
 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修務解曰堯  
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七無夫出觀於河  
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  
赤衣光面八彩鬚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  
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帝如圖故眉有  
八彩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幾音祥使盧生求  
羨門高徐沛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

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  
 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  
 地相保於是數朔音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  
 神仙蓬萊之屬數朔音幸之郡縣富人以貲茲音  
 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  
 捕索掣徹音頓頓釋名曰掣制也制不以道理名  
 官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  
 思者十有半半一作九封禪書曰自齊威宣  
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之而  
宋毋忌正伯倚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



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  
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  
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  
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  
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  
而黃金銀為官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山及居水上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  
主莫不其心焉及至秦始皇免天下至海上  
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  
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  
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  
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  
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  
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  
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反質  
篇曰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

年猶不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斬山堙  
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  
文武之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  
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  
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  
之嶺以為闕為複道有阿房度渭水屬咸陽  
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又興驪山之  
役鑄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  
所皆有鍾磬唯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  
胸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方士韓容侯  
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  
樂以刑殺為成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  
不開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者  
不用而失道滋甚吾儻久居且為所害乃相  
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  
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  
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  
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



侯生後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生迺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周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流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糞成山錦繡文綵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熳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噤止聲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明主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止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不以升今階下之淫萬

丹朱而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會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如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主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異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書曰享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谷永曰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皆仁



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言封禪書曰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惟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為書於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樂大因樂成侯見求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為

增錄諸卷

大言處之不疑是時且方憂河決有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其後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多不讐上乃誅五利  
陛下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縱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裘祭無度傷生之蠹也  
諺曰蠹衆而木折隙大而墻壞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

石上或命之三



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曰  
 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  
 翠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  
 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傳曰。禍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是。然後  
 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而後  
 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食物而不知此者。雖  
 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  
 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  
 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救匱第三十

丞相去聲史曰。治聚不足奈何。

賢良曰。蓋橈音枉者。過直橈通作。救文者。以  
 質。昔者晏子相去聲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  
 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會子曰。晏子可謂  
 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一年。遣車一乘  
 及墓。而友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  
 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會子曰。國無道。君子耻  
 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  
 親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  
 市列。外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紅  
 工音有所粥其業。如是。則氣脉和平。無聚不足



之病矣反質篇曰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帛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大夫曰孤子語孝慶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已者易稱聲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侈不為節若疫歲

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滕灌之屬為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聲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剌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田蚡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音扶九層之臺一名傾公輪子不能正本朝音潮邪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



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而葛繹彭彭侯之等

傳曰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劉屈氂為左丞相封彭侯隳壞其緒紕避

亂其紀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

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廉耻陵遲而爭於利

矣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

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

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芥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公孫弘傳曰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

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

無所餘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

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石慶公孫賀劉屈氂

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館舍丘虛而已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乏

馬廐車庫奴婢室矣

不耻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

暴掣音徹頓太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

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鍼石第三十一

丞相去聲史曰吾聞諸鄭長音掌孫曰君子正

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故言



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願觀也若夫  
 扶音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以  
 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  
 文學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  
 龍有言曰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屬意  
 屬去聲意相寬顏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相寬其歸爭  
 爭而不讓則入於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  
 素飡無以更責雪耻矣顏師古曰素空也素飡者德不稱官  
 空當食祿縣官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俸

任亦未見其能用鍼音針石而醫百姓之疾也

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  
 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談且不易  
 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吳得  
 幾不免於患也胡建傳曰胡建為渭城令治  
 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  
 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  
 公主盧史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  
 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射  
 追吏散走主使僕射執渭城令游徽傷主  
 家奴建報亡宅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



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  
 窮大將軍霍光寢其裂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  
 下吏捕建建自殺吏語曰五盜執一良民稱冤  
 至今渭城立其祠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惡直  
 繩不容正故入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也今欲下鍼  
 針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懷鍼針彙托艾則  
 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躩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  
 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雜言曰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者弟于問曰何謂也子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

伐吳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尖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  
 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物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  
 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子石公孫龍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舜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愚者雖處平敞音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聲親剖符贊拜蒞一郡之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



於內善惡在於已已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

然後官之勝升音職任然後爵而祿之王制曰

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故士修之鄉曲

升諸朝音廷行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

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

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

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

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

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

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五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今吏道

壅而不選古作富者以財賈音官勇者以死

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吏衛綰傳曰以戲車

今之弄車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去垂青繩擢

灌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

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

也必妄殺生也酷吏傳曰寧成家居上欲以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

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主



術訓曰。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知而辨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雖其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宣。適足以轉偽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備。便勢。有惠實者。不可與利器。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刃之身。明不能照。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

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管仲曰。堯舜之民。非生而治。有上商君曰。善治者。使盜跖。路。不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故人主有私入以財。不私入以官。韓嬰曰。明主有私入以官。事業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為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

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為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扶傳



轉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揀守  
 相然後任之其樂毅曰賢聖之君不以私親  
 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  
 者立名之士也韓非子曰夫物者有所宜材  
 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  
 貓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秦族訓曰或輕  
 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也非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  
 其有故勇者不可令進闕而不可令持牢重者  
 不可令垣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不可令進取而  
 不可令守職廉者不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  
 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  
 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  
 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  
 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  
 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道應訓曰

聖人之處世不遺有技能之士老子曰人無  
 棄人。物無棄物。主術訓曰。積力之所舉。無不  
 勝也。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孽者可令唯。籥  
 而不可使有聞也。哨者可令守圍而不可使  
 有言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  
 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  
 則為之者不難也。無大小修短。各得其宜。則  
 天下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  
 才棄

鹽鐵論卷之七



鹽鐵論卷七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鹽鐵論卷之八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  
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顏師古曰侵漁言  
侵奪百姓若漁者  
之取也長吏厲諸小吏厲病小吏厲諸百姓  
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  
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



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其道為未可以求之也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親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九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澹古膳字常居則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

代耕上足以充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慕義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郵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濫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亂之道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負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耻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匱朝夕非為所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豁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音扶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



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  
 影隨之唯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  
 成而名隨之主術訓曰君人者其猶射者乎  
 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  
 微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聲  
 音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故貪鄙在  
 而不能移風易俗其誠心弗施也

**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  
主術訓曰通於本者不亂於未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劉峻曰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結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

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  
 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  
 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督之偽也韓嬰曰  
 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  
 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  
 請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  
 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翁翁徐言則不  
 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典師  
 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  
 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  
 子之告人地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  
 敢憚行畏不能趨鴻烈解曰鄧督教鄭人  
 以訟訟不俱回子產誅之也許慎曰鄧督  
 說辨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止也傳  
 曰鄭駟逆殺鄧督而用其竹刑鄧督制刑



書之於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夫扶音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音房入其手足而使之無為非哉。

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

有司之罪也。主術訓曰：人主之立法，先自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今失御者，馬體調干，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

如志，雖有騏驥駉駉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友自怨，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責其自是而責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鞞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春秋刺譏不及庶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

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耻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王制曰：刑者，刑也。刑者，成也。成也者，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決音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

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乎？齊鞞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胃，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于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春秋刺譏不及庶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



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康誥曰。若保赤子。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  
指武篇曰。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言。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

滿生籍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傳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皙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皙。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乃行。汜論曰。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以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皙。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小知大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之也。世治曰。夫上之化下。猶風



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

###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

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叢談曰。父不

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曹植曰。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

臣。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

也。鉏音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說。

音悅。王符曰。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管子曰。先王者為民興利除害。故

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者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兵略訓曰。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也。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

音鋤子器。且音且不居况鉏音鋤民乎。指武篇曰。昔

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後。孔子軌少正卯以變眾。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民者教於愛而

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音鋤所以別苗也。韓

子曰。夫惜草莽者。害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白虎通曰刑罰也覽冥訓曰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仲尼曰至刑無刑今廢其紀綱而不能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張壞其禮義而不能坊古防字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詩傳曰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

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瞻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御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下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音扶不傷民之不洽



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音罟音

羅而喜也刑孔融曰古者敦庵善否不別吏端

之末世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

謂與時消息者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

管蔡之邪鄧皙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

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

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道應

訓曰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期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

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

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是以君子

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說

悅爾行刑不樂音也洛音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

獨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

以富給非儉則力也今日施惠說音爾行

刑不樂音則是閔無行去之人而養惰奢

之民也故妄予不為惠惠惡者不為仁韓



子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九。而儉者。富。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民之力。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教也。夏商之季。世

無順民俗也。韓非子曰。夫堯生在上位。雖十

生在上。雖有十堯舜。而不能亂者。勢治也。桀紂亦

穆曰。時敦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可誘也。時

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正也。揚恪曰。堯

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

是以王者設庠序。明教化。以坊古防道其民。

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詩曰。皎皎練絲。在

所染之。上智下愚

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儒林傳曰。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勸

學行禮。崇化厲賢。以故禮義立。則耕者讓於

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音潮人爭則亂。亂則

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澹古澹則

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悛。音各

何則。所饒也。夫音扶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

安有不仁者乎。韓非子曰。夫山居而谷汲者。

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饒。穰歲

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

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也。財多也。今

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齊俗訓曰。夫民有餘

孟子卷八

七



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門求水火草莽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新  
湖上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賤  
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藟子利不足也劉氏  
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  
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  
能禁也

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  
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  
透音透蛇音透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音扶居事  
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  
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

足之乎

賢良曰周公之相音聲成王也百姓饒樂音洛國  
無乏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歛  
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饑寒之憂則教  
可成也傳曰夫百姓內不之食外不語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  
從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音扶何奢侈暴  
慢之有孔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  
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  
結之則民不信恭以治之則民有孫心甫刑



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管子  
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曰。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  
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子也。  
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  
以勸農。賑貸以澹古瞻字不足。通漕音畜水出  
輕繫。使民務時也。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  
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扶音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

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  
牢。為去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  
棠之下。為妨農業之務也。傳曰。昔者周道之  
請營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  
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  
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  
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  
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  
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  
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貴德篇  
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  
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  
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  
 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  
 斷焉。峽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  
 詠之。善之。故言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  
 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  
 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  
 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  
 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  
 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愾於內。不能已於其  
 心。故其治天下。今時雨澍澤。澍時雨生種  
 也。如救溺。火。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疇  
 赤地而停落成。而發春而後懸。青幡音番而策  
 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

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去聲也。而  
 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  
 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旱。在陰  
 為水。天文訓曰。入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  
 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  
 則為水。陽氣勝則為旱。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  
 固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  
 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



時故循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

天元倉子楚曰水陰於也陰於國政類刑人

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

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

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周

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

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

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傳曰國無道則飄風

錯氣夏寒冬温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

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

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

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

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董仲舒曰太平之世則

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

宜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

不封條凌露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

色而成膏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

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論衡曰太

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

耕者讓畔斑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尚

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父詩

矣天之無烈風迅雨意中國有聖人乎詩

曰有滄掩音萋萋興雨祁祁今不省其所然而

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餓殍

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母

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



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周書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脩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

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衆人。

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道。乃備。今縣官鑄音注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

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音洛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



注音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負程不給民用  
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極得獲  
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  
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  
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總鹽鐵  
其用平其賈通作價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  
之為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  
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

疾

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去聲租鼓鑄注音煮

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通作價器和利而中用

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臣瓚曰謂作鐵器民

脆惡故總云苦惡也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

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

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音挽運音運衍之阡陌之間

民相與而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易貨或貴

世音世民不棄作業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音繇省



約縣官以徒復作繕音善治道橋諸發民便之。  
 今總其原一其賈通作價器多堅礮音坑善惡無  
 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  
 則鎮生棄膏腴音于之日遠市田器則後良時  
 鹽鐵賈通作價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  
 土糲啖音談食鐵官賣器不售音壽或頗賦於民  
 卒徒作不中去聲程時命助之發徵無限更繇  
 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  
 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

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  
 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而止無事焉司馬遷曰古者四民因其土宜  
 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是以  
 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  
 王者務本不作末去炫音縣耀音耀除雕琢湛民  
 以禮示民以樸是以百姓務本不營於末管子  
 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  
 者也。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  
 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  
 正也。傳曰。聖人不淫。供侈靡者。非鄙夫色而



愛財用也。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以大鐘鼎。非無金錫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昔者舜饒益無臈。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刑。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監領。而女不以巧獲罪。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見其所欲。臣將自表。與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修樽俎。為賓。非為主也。炫音縣耀音耀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為音縣民也。夫音扶家人有客。尚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

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音尚通作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音去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音至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音去之。今乃玩好音去聲。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音耀耀音耀之物陳夸通作誇之

殆與周公待遠方殊刑法志曰春秋之後滅

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

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應劭曰角者角

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抵當也名此樂

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御射故名

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

顏師古曰炫耀之物眩人也眩相詐惑也讀

與幻同其術本從西域來即今吞刀吞火植

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漢純曰元封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

里內人皆觀張騫傳曰是時上方數巡狩海

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

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抵

出奇戲諸恠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

今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

廣人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戲

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也昔周公處謙以

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

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辭越裳之贄音至見恭

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

風俗通曰越裳重九講獻白雉周公薦陳禘

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

也目覩威儀于戚之容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

非重譯亦狄鞮音低來觀猛獸熊羆也狄鞮西

也夫音扶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騾音蘆馬音



駝音宅駝音宅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上聲外國

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音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

以厚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

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音去不在

犬馬珍怪。是以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

寶。雜事篇曰。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

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

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

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

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

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

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

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

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

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一乘

哉。魏王慙。不憚而去。詩曰。辭之憚矣。民之莫

矣。反質篇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

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

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

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吾所問者

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

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鄰辛治陽。而道不拾遺。

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

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

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

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

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



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雜事篇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為東面之壇。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惟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落

整兵戍。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即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昔晏子修之罇。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高誘曰。衝車。所以衝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已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寡人之樽。酒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伴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



使<sub>レ</sub>人來<sub>レ</sub>將觀<sub>レ</sub>吾政也。今<sub>レ</sub>子怒大國之使者將  
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  
也。且欲試<sub>レ</sub>吾君臣故。絕<sub>レ</sub>之也。景公謂太師曰。  
子何以不為客調<sub>レ</sub>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  
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sub>レ</sub>之。必人主舞之。  
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sub>レ</sub>天子之樂。臣故不為  
也。范昭歸。以告<sub>レ</sub>平公曰。齊未<sub>レ</sub>可伐也。臣欲試  
其君。而晏子識<sub>レ</sub>之。臣欲犯<sub>レ</sub>其禮。而太師知之。  
仲尼聞<sub>レ</sub>之。曰。夫不出<sub>レ</sub>於樽俎之間。而知<sub>レ</sub>千里  
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  
與<sub>レ</sub>不能者。雖隋和滿筮。無益於存亡。謂隋  
侯之珠。和氏之璧也。

大夫曰。晏子相<sub>レ</sub>去<sub>レ</sub>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  
君亂其國。靈公同圍。莊公弒死。景公之時

晉人來攻。取<sub>レ</sub>垂都。舉<sub>レ</sub>臨菑。邊邑削城郭。焚  
宮室。隳<sub>レ</sub>寶器。盡<sub>レ</sub>何衝之所能折乎。由此觀  
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輕重也。  
賢良曰。管仲去<sub>レ</sub>魯。入<sub>レ</sub>齊。齊伯<sub>レ</sub>魯削。非恃其  
衆而歸<sub>レ</sub>齊也。伍子胥挾<sub>レ</sub>弓干闔閭。破<sub>レ</sub>楚入<sub>レ</sub>郢  
音非負其兵而適<sub>レ</sub>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所  
去國輕。雜事篇曰。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入迎管仲於魯。遂



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越絕書曰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于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戲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楚客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

**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尊賢篇曰晉荆戰於鄆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太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秦族訓曰晉獻公欲

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駁馬官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尊賢篇曰虞有官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  
陳琳曰古之扶音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官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

**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不害也**  
說山訓曰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  
 鄉曲有桀人尚辟避之今明天子在土句  
 奴公為寇侵擾邊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  
 採昔狄人侵太王至公篇曰太王有至仁  
 勳育戎氏以犬馬珠幣而伐不止問其所  
 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  
 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所以所以養而害  
 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  
 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  
 初者皆典仁義趨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  
 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國以  
 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匡人

畏孔子孔子世家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  
 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  
 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  
 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  
 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  
 子盜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  
 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故不仁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  
 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  
 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  
 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為



間里以穹廬為家室衣去聲皮蒙毛食肉飲血  
會市行杭音牧豎樹音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去聲  
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  
息萬里設備此鬼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  
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  
其義莫不願為臣妾然猶修城郭設關梁  
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去聲而備  
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

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  
陵遠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  
政也夫扶音用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為所患增  
主所憂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篇曰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  
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  
而後夷狄及周惠主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  
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統  
天下不先廣養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  
狄內治未得忿則不料力權得失與兵而征  
強楚師大敗樽辱不行大為天下戮笑幸逢  
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未。故入主得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臣妾為寇。秦王是也。論言曰：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從風。兵略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時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專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叢談曰：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夫扶音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世論曰：世之

問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為寇虐。朝鮮踰徼，劫燕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氏棘人冉駝音駝，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扶音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義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傳曰水淵深廣則龍魚生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會無敵國之難去聲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音運音謹音歡音龜陰之田孔子世家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

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



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  
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  
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實。小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  
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  
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  
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  
之。敗諸姑蔑。三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  
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  
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  
二月。公圍。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  
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

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  
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  
以搔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  
未可一世而舉也。韓安國曰。利不什。不易業。  
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  
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  
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  
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  
兵也。畜牧為業。弘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  
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聚若風  
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  
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  
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衛



弱扶危則小國之君說悅音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音行役戍音備自古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其勢易搖動也。利則虎曳音病則鳥折音辟音鋒銳而牧罷音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民不堪其役煩則力罷音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音社

穆也。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主父偃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易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瑯負海之郡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一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  
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故兵法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夫秦嘗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  
覆軍殺將係虜軍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  
讐不足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古者天  
下敝百姓其心於外國非完事也  
子封畿千里音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  
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  
而事適其力是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  
山東之戎馬甲士音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  
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  
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五經詩卷八

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  
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  
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  
去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  
母也漢昭紀曰始元元年赦天下賜民百石  
牛酒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  
國舉賢良問民所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去奉  
疾苦冤失職者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  
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  
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

五經詩卷八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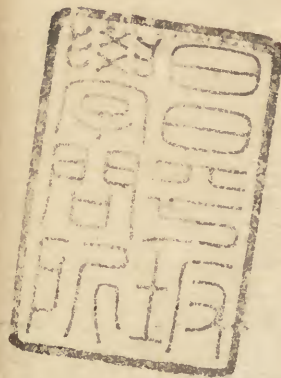
意而魯寢災

春秋曰宋災宋伯姬卒左傳曰

鳴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  
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  
義事也穀梁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  
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  
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  
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  
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速  
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  
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公羊傳曰宋災伯姬  
卒焉其稱論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  
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  
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  
至也逮乎火而死傳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  
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  
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  
肖諸侯之憂也子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

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  
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  
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  
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况往視  
之道畏而死越與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  
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  
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  
則憂是非類與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  
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  
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  
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  
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下不得其意者非獨兩宮之女宋之老母也  
春秋動衆則書重民也宋人圍長葛譏久役  
也春秋曰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傳曰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





鹽鐵論卷之八

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二人民一。歐二君子之用一。  
牛馬日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心必若是，大夫默然不對。

文政癸未



